

錢穆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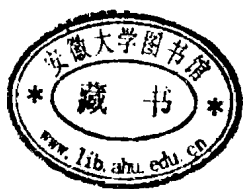
中國史學名著

九州出版社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中國史學名著



九州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國史學名著 / 錢穆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1.7
(錢穆先生全集)

ISBN 978-7-5108-1001-5

I ①中… II ①錢… III ①史籍—研究—中國 IV ①K20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1) 第100601號

本全集由錢胡美琦女士授權出版

中國史學名著

作者 錢穆著

責任編輯 郝軍啟 周春

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張萬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35號

郵編 100037

發行電話 (010) 68992190/2/3/5/6

網址 www.jiuzhoupress.com

印刷 三河市東方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635毫米×970毫米 16開

插頁印張 0.5

印張 24.25

字數 273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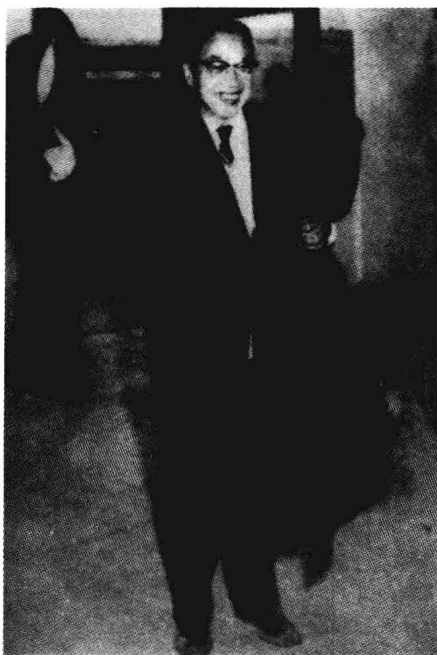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108-1001-5

定價 49.00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錢穆先生

一川流水去無聲
 轉社許身一何惡
 痛比恨
 共此茫茫落世首
 甘與閑坐管軍則已
 功名觀客年憂
 黎元歎息勝四愁
 故交同夢前浩歌
 彌激烈非無江海志
 蕭灑逐日月
 遠是齊君不思便
 永訣當今
 所願其精履
 蓋云缺
 葵藿傾太陽
 物性固
 莫爭願情懷
 嗟單田由求
 其六胡為慕
 大
 蘇和
 微
 隨
 深
 知
 以
 於
 情
 生
 理
 獨
 賦
 草
 十
 語
 死
 况
 逢
 五
 今
 思
 為
 慶
 缺
 沒
 付
 愧
 業
 典
 由
 未
 能
 易
 其
 年
 歲
 已
 暮
 壯
 年
 先
 歸
 謝
 林
 八
 百
 字
 偶
 寄
 其
 師
 一
 百
 其
 年
 歲
 已
 暮
 壯
 年
 先
 歸
 謝
 林
 八
 百
 字
 偶
 寄
 其
 師
 一
 百

錢穆先生書法

新校本說明

錢穆先生全集，在臺灣經由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而成，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錢賓四先生全集」為題出版。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進行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誤。至於錢穆先生全集的內容以及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的注解說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九州出版社

出版說明

本書乃錢賓四先生於一九七〇*年為臺北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所開「中國史學名著」課程之全年講堂實錄。每講舉出歷代有關史學之代表著作一二種，標為講題，詳細講述，凡二十餘講，旨在指引學生研究史學之門徑。

中國史學已有數千年歷史，在全世界中起源最早。先生嘗言治史學須在全部學術大體中求瞭解；須從三千年之史學演變中求知何為史學；更應知如何從汗牛充棟之歷史材料中，尋出中國歷史之靈魂。故課堂宣講，語多誠勸，並於各講中時申讀書為學方法，以啟迪後學。

全書由學生戴景賢隨堂錄音寫出，再由先生刪潤而成。一九七三年二月，交臺北三民書局出版。三民書局將該書編入三民文庫，以四十開小字本印行。先生以其閱讀費神，頗不愜意。三民曾允再版時改為二十五開標準本。一九八〇年，其時先生雙目已不能見字，仍以此書之改排為念，特囑夫人胡

*新校本編者注：原文為「民國」紀年。下同。

美琦女士將全書誦讀一過，並作通體之增刪修潤，以備改排之用。惟三民遲遲未來取稿。此書至先生逝世時，仍未能改排新版。

今整編全集，即以增修遺稿為底本。各篇皆加以分節，版式與分段皆重新處理。並整理標點符號，主要加入私名號、書名號及重點引號，以方便讀者閱讀。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慎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指正。

本書由王仁祥先生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

我在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這兩年間，曾為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開設「中國史學名著」一課程。第一年由聽講者隨堂筆記，意欲彙集各本成一講義，乃其事甚難。一則所記詳略互異，並有共同所缺，欲為補入，亦復追憶無從。第二年仍開此課，戴生景賢來旁聽，携一錄音機，堂下照收錄寫出，由我刪潤，遂成此稿。故此稿乃一年之講堂實錄。每堂必標一講題，然亦有前講未畢，後講補述，此稿皆一仍其舊。亦有前後所講重複，並有一意反覆申明，辭繁不殺，此稿均不刪削。亦多題外發揮，語多誠勸，此稿皆保留原語。雖非著述之體，然亦使讀者誦其辭，如相與警歎於一堂之上。最先本有「通論讀書為學方法」一堂，戴生未加錄音，今亦不為補入。然各講時申此意，讀者可自參之。

一九七二年孫中山先生誕辰後一日錢穆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目次

自序

..... 一

尙書

..... 一

春秋

..... 一五

春秋三傳

..... 三一

左傳 附 國語 國策

..... 四七

史記(上)

..... 六五

史記(中)

..... 七九

史記(下)

..... 九五

漢書	一一一
范曄後漢書和陳壽三國志	一一三
綜論東漢到隋的史學演進	一三九
高僧傳 水經注 世說新語	一五七
劉知幾史通	一六九
杜佑通典(上)	一八三
杜佑通典(下) 附 吳兢貞觀政要	二〇一
歐陽修新五代史與新唐書	二二一
司馬光資治通鑑	二三九
朱子通鑑綱目與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二五五
鄭樵通志	二七五
馬端臨文獻通考	二九九
黃梨洲的明儒學案 全謝山的宋元學案	三一七
從黃全兩學案講到章實齋文史通義	三三五
章實齋文史通義	三五三

尚書

一

今天第一講是尚書。尚書可說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書，而且也可說是中國第一部古書。中國還沒有比尚書更古的書留到現在。中國古代，有兩部古書，有韻的稱詩，沒有韻的稱書。「尚」者，遠古、上古之意，尚書就是一部上古的史學文集。孔子以前，春秋時代，賢大夫多讀詩書，在左傳上看到。孔子以詩書教弟子。孔子以後，像墨子、孟、荀，也都讀詩書。故可說尚書是中國古代一部大家都讀的書。但在今天來講，尚書已成了一部很難讀的書。

尚書分虞、夏、商、周四代。後人把夏、商、周稱三代，唐虞屬於五帝，因此尚書也可說是一部五帝三代之書。從唐虞到現在，該已四千多年；從西周以來，也有三千年以上，尚書真該說是一部中國的遠古書。漢代太學設立五經博士，中有尚書。照現代話來講，尚書是那時一部國立大學規

定的教科書。可是經過西漢到東漢四百年，這部尚書實在也並不能字字都講通。漢代去古未遠，但這部尚書已沒有能完全講通，當然以後會更講不通。唐代韓昌黎說過：「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他亦說是難讀了。直到清代，講經學最為有成績，訓詁、考據，工夫下的特別深；但清代兩百幾十年，這部尚書還是沒有能一字字地講通了。民國初年的王國維，是當時同輩行中對古代經學最有工夫的人，但也就說尚書不能盡通。可見我們今天來讀尚書，只求得其大義便好，不可能逐字逐句都要講得通。

我有一位朋友顧頡剛，同在大陸的時候，他就想為尚書做一番現代白話文的註解和翻譯。我想這工作會是徒勞無功的。據說此刻他翻譯的尚書已經出版，但我沒有看過。無論如何，他不能把尚書裏難解的問題都解決了，是必然的。古書不易通，並不是說拿白話一翻就可通了。註解已難，拿白話文來翻譯古文，其事更難。並不是幾千年前人說的話，都能用今天的白話就能恰好翻得出。這些都是做學問走錯了路的。暫不講這一問題。

二

其次，我們要知道尚書是一部多問題的書。文字問題外，便是本子問題，即是尚書的真偽問題。尚

書有兩種本子，一種叫今文尚書，一種叫古文尚書。今天我們只說今文尚書是真的，而古文尚書則是假的。我今天且先把此問題簡單一講。

尚書究有多少篇？舊說有一百篇，此說不可靠。當秦始皇焚書時，有一博士伏生，他就收藏著一部尚書，回到家，裝進壁裏邊，偷偷地保留下來。秦亡漢興，重覓尚書，只知道有伏生的一部。那時伏生還在，快一百歲，老了。他是山東人，不能叫他從山東到長安去，因此政府特地派了一位有學問根柢的晁錯到他家去求此書。但伏生已經不大能講話，他和晁錯雙方口音有講不明白處，由伏生一女兒在旁作翻譯。這樣幾個月，晁錯就帶著這部尚書回到政府。這一部尚書此下稱做「伏生尚書」，因為是從伏生家裏得到的。那時中國文字也不斷地在變，古代是寫篆體，秦代漢代普通都寫隸體。篆體寫的叫古文，拿那時通行的隸書寫的叫今文。伏生尚書本是一部篆體古文的，不易認識，伏生就告訴晁錯改寫成隸書，因此伏生尚書同時又稱「今文尚書」。漢廷把來設立博士，傳授學生，所以這部尚書我們也可為它定名稱作「博士官尚書」。此是當時尚書的第一種本子。

後來武帝時有魯共王，為蓋造房子，弄壞了孔子舊居的牆壁，在壁中發現了許多古書。大概也是因秦代焚書，孔家後人就很多書藏在壁裏。此刻發現了，當然為孔子後人所有，此人便是孔安國，在武帝朝做官。剛才講的晁錯到伏生家中求尚書，那是漢景帝時的事。此刻又出現這一部尚書，則稱作「孔壁尚書」，亦稱孔安國尚書，亦可名為古文尚書，因它都用戰國以前所用的篆體書寫，不像伏生尚書已經改寫成今文，所以這一部則稱做「古文尚書」。此書未立博士，即是當時朝廷博士官不用

來教學生。

孔安國尚書和伏生尚書有什麼不同呢？伏生尚書只有二十八篇，而孔安國尚書多了十六篇，共四十四篇。其二十八篇中，文字亦略有不同。到了西漢末，劉歆移書上太常博士，曾請求把好幾部古書增列博士，其中就有古文尚書。當時沒有通過。直到東漢，這部尚書始終沒有列為學官的教本，只在學術界私下流行，並未在國立大學內成為一分正式的教科書。

漢末大亂，一切書籍多散失，此書也不見了。到了東晉，忽然有人獻上尚書，稱是孔安國本。大家說是古文尚書失而復得。以後便把尚書兩個本子今文、古文合而為一。如唐代初年孔穎達編五經正義中的尚書，就是今文、古文合而為一了。再以後直到南宋朱子，對此尚書發生了疑問。他說：「為何這部尚書中間伏生尚書都難懂，而孔安國尚書卻又都是容易明白的？」此中理由不可講，朱子遂發生了懷疑，不過朱子也沒有深進一步作研究。待到朱子學生蔡沈，寫了一部書集傳，和朱子自己寫的詩集傳，到了元代，成為科舉考試所必治之書。蔡沈書集傳裏面在尚書每一篇題目之下，都注明了「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無古文有」字樣。「今文古文皆有」這就是今文尚書。「今文無古文有」的，這就是古文尚書。蔡沈乃承朱子意，把一部尚書重新分別開來，使人知道尚書裏有這古文的問題。於是下到元代吳澄，明代梅鷺，開始出來懷疑古文尚書是假的，靠不住。

這一問題要到清代初年，閻若璩百詩才開始十足證明了從東晉以後的所謂古文尚書是一部假書，不是真的孔安國尚書。他寫了一書名古文尚書疏證，「疏證」就是「辨偽」之義，此事才得成為定

論。在他稍後有惠棟，也寫了一部古文尚書考，同辨古文尚書之偽。這是在近代學術史上所謂辨偽問題上一個極大的發現。這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驚天動地的大功績。

諸位不要認為自己學歷史，可以不學經學。或說學近代史，可以不學古代。或說學社會史、政治史，可以不治學術史。當知做學問人家該知道的，我們總該知道。學術上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大家都知，我獨不知，孤陋寡聞，總對自己研究有妨害。我們該知，尚書字句不能全通，此並無害。但前人辨今古文真偽，已得結論，其大綱節所在，若亦全不理會，此大不可。諸位莫誤認為學問必待創闢，須能承續前人成績，此亦至要。

今天諸位做學問，都知看重材料考據。但一堆材料在這裏，怎樣去考，總該懂得一些艱苦門道的。如像古文尚書，諸位若把閻、惠的書拿來細翻一遍，便知牽涉太多，儘有麻煩。我們把前人已有定論的來潛心研求，自可長自己見識，訓練自己工夫。即如閻百詩寫此一書，同時便有毛奇齡寫了一本古文尚書冤詞來作駁議。毛氏著述極多，博學善辯，那究誰是誰非呢？此須把閻、毛兩家書合來細看。當然我們現在都信閻百詩是對了，但仍有許多話講錯。毛西河的話，當然不為後人所信，但此書至今尚存，仍可一讀。這裏面還有較複雜的問題存在，我所著近三百年學術史，曾對此事講了很多清儒所未講到的話。可見學問實是無窮，已成定論的大問題之內，仍可有小問題。

現在我們對這問題暫停不論，只要知尚書有兩種本子，古文尚書是假的，便够。諸位若讀尚書，讀蔡沈集傳最容易了。史記上說伏生尚書二十八篇，古文比今文多十六篇，十六加二十八只有四十四

篇，而現在的尚書是五十八篇，這裏又有問題。

以後我每次講一題目，只講一大概，但諸位不能聽了便算。如此不僅記不得，絕對要忘，而且記得了也沒有用。當知做學問本來是要工夫的，沒有不花工夫的學問。諸位每做學問，好問方法；做學問最大第一個方法就是肯花工夫。一學者花十年二十年一輩子工夫來解決一問題，本是尋常本分之事。或許諸位現在沒有工夫，不妨留待完成碩士博士論文，職位解決了，再來讀書，再用工夫。

三

現在再回頭來講，尚書有今文、古文，古文尚書是假的，只有二十八篇今文尚書伏生傳下的是真的。孔安國所傳本也是真尚書，可是後來掉了。孔安國尚書並不假，只因為不立博士官，流傳不多，就亡失了。到東晉由梅賾所獻本，才是假尚書。

但我此刻要講另一問題，那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也不完全是真的。講到此，就要講到所謂辨古書之真偽這一問題上去。古書有真有偽，我們該懂得分辨。這不是今天的新問題，從來學者都注意此一問題。依照我們現在眼光來看，我們該進一步說，今文尚書也未必全是真，也多假的。可惜當前沒有人能進一步來研究此問題。這因民初以來，一輩講學問的講過了頭。即如辨偽，像顧頡剛的古史辨，他